

續世說

冊三

續世說卷第九

惑溺

黜免

傷逝

汰侈

惑溺

宋顏延年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  
延年墜牀致損子竣殺之延年痛惜甚至嘗於寢坐  
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  
屏風以壓延年延年懼墜地因病卒孝武時竣貴用  
事稱六貴人

北齊武成見空中五色物稍近變成一婦人去地數  
尺亭亭而立食頃變成觀世音徐之才曰此色欲多

大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遂愈

唐中宗韋后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

姜皎元宗在藩見而悅之皎亦委心焉及卽位召爲

殿中少監數召入臥內命之捨敬坐侍

○坐原作由  
据後唐書改

宴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球鬪雞常呼爲姜七而不

名也賜以宮女名馬珍物不可勝數嘗與皎在殿庭

翫一嘉樹皎稱其美遽令徙植於其家後爲太常卿

楚國公又爲之下敕辨謗云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

正惡直竊生謗言

天后時張昌宗得幸又薦其兄易之由是兄弟俱侍

禁中傳粉施朱衣錦繡衣詔置奉宸府以易之爲令  
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上疏  
云陛下內寵有薛懷義易之兄弟足矣尙舍奉御柳  
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髯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  
過於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  
朝聽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元宗時張瑋王琚王毛仲皆鄧通閼孺之流也毛仲  
本高麗人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每入侍宴與諸王姜  
皎等御幄前連榻而坐元宗或時不見毛仲則悄然  
思之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

○原本至作鎮

据舊唐書改

徐浩嬖其妾侯莫陳氏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  
授京尉爲御史大夫李棲筠所彈自吏部侍郎集賢

殿學士貶明州別駕

喬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太宗俘虜天竺國人就其中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自言二百歲云自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於金鷲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尙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勝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効放還本國

武宗奉道寵道士趙歸真等築望仙臺於南郊尊號中令增明道字毀天下釋教以銅像鐘磬鑄錢上餌金丹性加急躁喜怒不常會昌五年秋冬以來覺有疾而以爲換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游獵宰

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明年上仙宣宗卽位誅趙歸  
真流軒轅集於嶺南旣而自受籙于劉元靜迎軒轅  
集於禁中餌方士藥日覺躁渴疽發於背遂弃天下  
閩主王曦納金吾使尙保疑之女立爲賢妃有殊色  
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黜免

宋徐羨之不悅顏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  
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令卿又爲始安可謂  
二始延年後又爲劉湛所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作  
五君詠其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自  
序也

宋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  
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乃以久

疾免官

隋文帝寵任高潁後坐事免以公就第文帝謂侍臣曰我於高潁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無潁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唐蕭瑀以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親封倫而見疎心不能平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由是忤旨廢于家其後又超知政事累獨奏云元齡以下相與執權有同膠漆但未反爾太宗爲之信誓積久銜之因瑀請出家許之又云不能出家下詔切責出牧小藩仍除其封

顏籀字師古爲秘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爲郎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人言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

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日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經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戒勵也

師古父名思魯

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咸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

李義府作相罪惡貫盈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爲人所發除名長流嶺州朝野稱慶爲之語曰今日巨唐年

○原本巨作似  
據舊唐書改

還誅四凶族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推鞠其事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有云

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此也

李繁無行父泌與梁肅友善肅卒繁亂其配士論歎駭繁坐此積年委弃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後除大理少卿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出爲亳州刺史

潘孟陽以度支副使巡江淮但務游賞與婦女爲夜飲及歸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憲宗令鄭敬宣慰江淮戒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以上皆有簿籍唯賑恤貧民無所計算卿今登車傳令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所至但務酣飲游山寺而已其爲人主薄如此張仲方九齡之族也爲度支郎中太常謚李吉甫爲恭懿仲方駁之曰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致台袞大權在己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

○原本諾譌脫

詔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

必發憲宗貶仲方爲遂州司馬自駁謚之後爲德裕之黨擯斥坎軻而沒

楊虞卿能朋比唱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時號黨魁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局鎖小兒甚密街肆怙怙上聞之不悅鄭注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素疾虞卿朋黨乃言此語出於虞卿之從人上怒收虞卿下獄其家稱冤自京兆尹再貶虔州司戶

李邕貶欽州遵化縣尉後爲滑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政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聞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

訪門巷

元和初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參軍刺史李申憐其羈旅乃舉牒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縻賢事須州攝軍以衙推

朱全忠弑昭宗以裴樞朝廷宿望全忠奏以伶人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必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淳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李振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皆由浮薄之徒紊亂紀綱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有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

五代李知損仕晉以受賂謫均州仕漢以使江淮行止穢褻謫棣州司馬至周徵還又上章求爲過海使

世宗怒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  
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後  
才歲餘卒於海中

傷逝

梁王規字威明卒皇太子與湘東王繹書曰王威明  
風韻適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寔俊人也  
一逝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鎧長淮絕涸

宋范曄謀逆子藹連坐就刑於市曄醉藹亦醉藹取  
土果皮以擲曄呼爲別駕數十聲曄問曰汝瞋我耶  
藹曰今日何緣復瞋父子同在不能不悲爾曄妻來  
別先撫藹回罵曄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  
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而已藹  
幼而潔整衣服竟歲未嘗有點塵死時年二十

齊豫章王嶷薨武帝哀痛敕王融作銘曰半岳摧峯  
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

陳魯廣達爲將陣亡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柩慟哭  
乃命筆題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  
義死不作負恩生

宋孝武殷淑妃卒邱靈鞠獻挽詞三首云雲橫廣階  
暗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

唐明皇西幸至馬嵬驛楊貴妃縊死瘞於驛西道側  
上皇自蜀還密令中使改葬於它所初瘞時以紫褥  
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猶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  
惋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

元宗楊皇后肅宗之母也元宗命張說爲埋銘云石  
獸澁兮綠苔粘宿草殘兮白露沾園寢闐兮脂粉膩

不知何年開鏡奩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爲之悽然

汰侈

梁賀琛言於武帝云今之宴喜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習以成俗日見滋甚宜嚴爲禁制導以節儉糾奏浮華

○原本浮作繁據梁書改南史同

變其耳目夫失

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強而爲之苟以純素爲先足正彫流之敝宋武帝時嶺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卽以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

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

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書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入其城顧謂左右曰蕞爾之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魏河間王琛駿馬十餘匹以銀爲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兩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兼何孟之美

湛之孫緄字君倩仕梁爲湘東王鎮西咨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時襄陽魚宏亦

以豪侈稱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宋謝靈運性豪奢車服鮮麗衣服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梁蕭宏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餘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作錢愚論

魚宏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大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腳

○原本重譌  
字据南史改

陳孫瑒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

舞女當世罕儔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翬籬重不可戴

○原作車不可戴  
○據北史改

以馬負之而行又爲

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榱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煬帝作西苑其內爲海湖北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翦綵爲芰荷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作清夜游曲馬上奏之

唐太宗盛飾宮掖明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謂曰朕